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玉佛緣

## 第一回 貧尼姑設法賺錢 老貢生修行得子

詩曰：無災無害到公卿，道是神天玉汝成。  
漫證前因皈淨土，錫蘭島畔問三生。  
認取天花著體無，維摩身世太模糊。  
千聲佛號千金買，小筑名園當給孤。

這兩首七絕，是一個瓣香侍者，題在八功德水旁邊，無量壽寺殿裡，玉佛龕前，七寶幢間飄帶上面的。你道這無量壽寺，是怎樣募化造成的？說來卻是話長。原來是一位大檀越捐建的，不到半年，便已造成。從大殿起以至香積廚止，有幾十間房子，那僧寮客廳禪堂鐘樓，分外蓋得整齊。替他約摸算來，至少也須費掉十幾萬銀子。這位大檀越為什麼肯捐這些錢，蓋造那般大房子給和尚享福呢？看官有所不知，他並不是為和尚，為的是那尊玉佛。那玉佛的來歷，聽人傳說是西天佛國產出來的。雖比活佛差些，大約總算靈感非常，所以世人相信他。然而世上信佛的人雖多，總不過燒幾炷香，念幾卷經。再不然，多佈施和尚尼姑些齋米。有什麼緣簿來了，寫上一兩塊洋錢，捐到幾十塊幾百塊的人究竟不多。為何這大檀越肯捐這十幾萬銀子呢？俺卻知道他有個緣故。

看官記清，這大檀越姓錢名夢佛，表字子玉，官拜江蘇巡撫之職。祖居錢塘縣城裡金河橋前，原是世代書香。他老太爺揣摩了半生八股，未獲一第，當了一輩子的歲貢生。到得五十三歲那年，鄉試歸家，三場文字，十分得意，親友都擬他一定中元的了，及至榜發，依然落第。從此便勘破紅塵，一心禮佛。合靈隱寺裡一個老和尚，法名叫超凡的，結了個方外交。那超凡和尚，雖說喜交官場，倒還不肯鄙薄寒士，因此錢貢生居然合他親近得來，時常去談談內典，覺得很有趣味。錢貢生的妻子周氏夫人，本是一口長齋奉行諸善的，只恨家道雖然小康，人丁卻不興旺，夫妻兩口都是五十上下的人，還沒生過兒子，不免盼望得太急切了，各處燒香拜佛，許願捐錢。弄到後來，並無靈驗。最後有個戒珠庵裡的老尼姑對周氏夫人說道：「太太，你可知道南海的送子觀音靈麼？去年張二官家僱船去請了一尊回來，不上十個月，果然生下一個胖大兒子，如今他娘子又懷了孕了。我勸太太也去請一尊來供養供養，只怕明年就要添個狀元少爺也未可知。」周氏夫人似信不信的，應道：「我若干年紀，再也不指望什麼生育。況且南海那般遠的路，我婦人家如何去得？相公是要教書的，又不能耽擱，他不陪我去，我如何敢去？」老尼姑道：「這又何妨，只要太太心誠，老尼也好替太太去請的。」周氏夫人道：「師太是一庵之主，如何去得？」老尼姑道：「庵裡有徒弟二人，很能當家。老尼現在不甚管事，左右閒著，就替太太去也不妨，太太不須多心。老尼搭了船去，花費有限，只盼太太早早添一位少爺，錢氏門中續下香煙，也不枉你太太平日待老尼的許多好處。」周氏夫人被他說得心動，不由得問道：「果然師太肯去，卻是再好沒有了。但不知要多少盤費？」老尼道：「只消三十塊錢就可來回。」

周氏夫人聽說要三十塊錢，此時家計並不寬餘，不免有點躊躇起來。嘴裡不好說，臉上很露著為難的光景。那尼姑何等精明，早已猜透，便道：「太太不須過慮，老尼省用些，回來算帳，大約至少有個二十塊錢的譜子，也就夠了。」周氏夫人道：「十塊錢我還出得起，再多便沒力量了。」說著便把體己的錢拿出十塊，交給尼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先拿去用了，回來再算罷。」老尼見了雪白的一托洋錢，不覺笑逐顏開，雙手來接道：「太太這般誠心，老尼只得去辛苦一趟。」周氏夫人道：「你看我分上，委屈你這遭，將來再補報你罷。」老尼姑滿口應承，拿了洋錢自去。錢貢生回來，周氏也不敢合他提起這樁事。過了二十多天，老尼姑回來，果然懷了個送子觀音，仔細看時，原來是檀香木雕刻的，倒也十分工巧，那孩子還有兩條小辮子披在額角上。周氏滿心歡喜，特地做了個紫檀木龕子，又給了老尼五塊錢。此番化費，雖然心疼，卻為了似續之計，也說不得了。次日又拿黃洋布做成一個小神幔，掛在龕子上，那蒲團琉璃燈淨水盅等類，卻是家裡有的，周氏從此便朝夜焚香點燭，誦經膜拜。說也奇怪，那周氏本是四十八歲的人，本不指望生育的了，這時吃了些滋補的藥，果然復了少年光景，不上兩月，居然有了身孕，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個孩子。生這孩子的日子，錢貢生正在書房裡睡中覺。忽做一夢，夢見一個披袈裟的和尚，手裡捧著一尊玉佛，直跑到上房裡去，很是詫異。雖說自己喜交和尚，然而內外有別，斷無聽他昂然直入的道理，不免吆喝起來，那和尚全然不顧，錢貢生正想進去拉他，卻被門檻一絆，就此一跌就跌醒了。正值裡面丫環來請老爺進去，說太太生了小相公了，錢貢生大喜，連忙奔入，果見收生婆抱著新生的兒子，在那裡收拾。細看那小孩，生的方面大口，自覺非凡，錢貢生自付道：「我一生行善，妻子又持齋誦經，這般積德果真皇天有眼，賜下麟兒，方才做夢。和尚抱了一尊玉佛進來，莫非這孩子就是那玉佛轉世麼？」因此題他名為夢佛，表字子玉。一時且不須說破，待將來有點效驗再表。

且說錢貢生這一喜，不免大破慳囊，請了許多朋友吃喜酒。正在熱鬧的時候，忽見一個老尼姑走了進來，直跑上上房而去。座中有一位客，姓時名非中，素性迂闊，生平最恨的是和尚道士。今見女尼進來，心上很不爽快，禁不住說道：「老先生，你文章山門，卻未免治家不嚴。」錢貢生愕然道：「我家裡有甚錯處？」非中看著裡面道：「老先生治家既嚴，如何會有尼姑跑進來呢？」貢生支吾道：「那是內人素信佛教。」非中道：「佛教最不足信。那佛是專講一切平等的，如今把他抬舉的恁高，已非佛的本意。既言平等，就不講什麼富貴貧賤。如今的人，卻指望著他降福，豈不愚極了麼？再者和尚尼姑，要算佛們的敗類。世上人卻把他當做活佛看待，不是愚而又愚麼？」貢生聽他這般議論，大是不悅，暗道：「這人連佛都敢謗毀，真正豈有此理！無怪他一生貧苦，年紀三十多歲，還沒兒子，這都是積了口孽的緣故，也不須合他辯論。只我夢中的玉佛，乃是真而又真，將來這孩子一定是大有造化的。」想著自覺有趣，正在出神的時候，忽然聽得上房吵鬧，只見那個尼姑抱著那個新生的兒子往外飛跑，後面許多老媽跟著追了出來。貢生這一急非同小可，連忙離席上前攔住，問其所以。那尼姑道：「你這小少爺，全虧我千辛萬苦，到南海去替你請了一尊送子觀音來，才能生下的。不指望重重謝我，連喜酒也不請我一杯，我只要你們太太出二十塊錢的謝儀，他倒說我誑詐他。現在我也不要他的謝儀了，這孩子原是我的，我抱回去，剃度了他罷。」錢貢持氣得有口難言，半晌方說道：「真是沒有王法了，你敢如此無禮，我要送你縣裡去的。」那尼姑便使勁把孩子身上一捏，孩子就大哭起來。貢生心疼兒子，說不得軟求他，答應了給他十塊錢。那尼姑定要交出洋錢，才肯還他兒子。席上的客人一齊抱不平，時非中尤覺怒髮衝冠，恨不得把這尼姑一頓打死。正想動蠻，被錢貢生一手擋住，叫下人趕緊去取十塊錢來，交給尼姑。鬧到門口，然後放下他兒子，飛奔而去。時非中又好氣又好笑，口口聲聲道：「便宜了這賊尼。」錢貢生把兒子親自抱到上房，問知就裡，才得明白，還道難為這尼姑一片好心，重複入席，說那尼姑要錢的來歷。非中笑道：「老先生，你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。那檀香雕的送子觀音要多少？我替你辦來，包管生下幾十位令郎也容易。這是藩台衙門前，有一家專雕這個的，不信我同你去看，合那賊尼弄來的一般不一般？賊尼分明訛錢，應了嫂夫人的話，你還說他是好心哩。」錢貢生似信非信，也就罷了。從此有了兒子，便安心樂意過日子，再不去下場了。

真是光陰似箭，看看又過了六七個年頭，這子玉年已七歲，錢貢生左右閒著無事，不免在家課子。卻喜子玉甚是聰明，不上數年，四書五經，一齊讀完。開筆做時文，就覺想頭合人兩樣。十七歲上中了秀才，二十歲恩科中舉，貢生樂得無可如何。第二年親自送他兒子會試，路上閒談起來，不免將玉佛一段情節，合他說知。意思是勉勵他，要他上進。誰知這兒子氣性高傲，再不信那神佛鬼怪的事，聽了毫不理會。卻自有一個毛病，專貪女色，仗著父親溺愛，自己中過舉，又有錢，三場之後，不免同了一班淫朋狎友，在衙門裡逛逛。他老人家因為兒子年紀大了，又有功名，不好意思說他，其實生平最恨的，是這樁事。這科子玉報罷，父子同歸。可憐錢貢生一生辛苦，仗著教書出名，束脩比人家多些，也不過積攢個千把吊錢，攔不住子玉一趟會試，就去掉四五百吊。回到錢塘，子玉又跟了一班朋友，在江山船上走動走動。貢生所痛惜的是錢，自己七十多的人，乾不成什麼事業，兒子雖說有了功名，還是空的，當不了錢用，因此天天愁窮。又因北京去了一趟，受足風霜，竟至一病不起，子玉倒也替他延醫調治，無奈病入膏

盲，藥石無效，周氏夫人疑神疑鬼，招了好些女巫和尚，燒紙錢，拜延壽懺，鬧了個煙霧騰天，仍舊是一無用處。臨終的時候，還拉長了嗓子，禱告玉佛救他哩。子玉盡哀舉殯，周氏夫人哀泣傷肝，也染成一病，臥牀不起。自知老年難好，吩咐兒子甚時燒藥師燈，甚時燒路引，衣服只用燒香時穿的衣。和尚禮懺，是要四十九天的，子玉垂淚答應。及至他母親死了，子玉這時舉目無依。那哀痛卻發自心坎裡，哪有工夫管到甚麼燒路引禮懺等事，況且錢也用空了。還幸虧他母舅來替他料理，借錢辦過喪事。

子玉孤淒已極，好容易守到服滿，張羅著又去會試。這番卻沒錢逛窯子了，三場文字，做得字字珠璣，榜發中了第七名進士。朝殿之後，欽點了吏部主事。碰巧其時那部堂官，有位李尚書正想贅婿，看中了子玉，招贅在家。那李尚書是政府裡第一有權力的，上頭聖眷極好，他要照應個把司員，很容易的。不上幾年，把子玉提拔起來，升到郎中，得過京察，放了個武昌監法道。子玉攜眷赴任，因貪圖走得快，由天津乘輪南下。船到黑水洋，陡然颳起大風來，波浪掀天，船身播蕩，子玉夫婦躺在牀上，不能轉身，只聽得外面一片喧嚷道：「不好了，水要沒人煙囱管裡了，今兒滿船人是沒命的了。」子玉雖然心暈，心裡卻很明白。聽了這話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正是：

行船走馬三分險，駭浪驚濤一片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